

125
461a
V.4

705

張申福教授捐贈圖書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四)

著義宗黃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宋元學案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	程公說
	程公頌
	程公許
陳概	
附兄栗	
楊知章	子 子謨
李修己	子 義山 彭泮
張仕侖	
范仲黼	蘇在鎔
	張鈞

師遇

范子長——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朱德之——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鶴山和靖譙

氏武夷得全
三傳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虞剛簡——

從子
統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汲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平甫講友

父虞仲

楊泰之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峩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為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願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於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尙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尙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附兄槩

陳槩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良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槩同刻志於聖賢之道予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

宇文樞密外。尙未有從甫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旣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考見。而兼山黃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筮以從事於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於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於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於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於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侏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通判張先生仕侏

張仕侏字子真延平人南軒高弟

雲濠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墓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屢與權幸忤致仕卒子士侏通判融州從張敬夫宦學有聞險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淵源可考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峰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侏亦同講習其間修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梨洲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于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

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鳴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尙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會長楊燾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語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歎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孫

范蓀，字秀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於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歛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籛條，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夔薦士於朝，曰：黃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

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鴟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於士。多指平原之橫。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冑惡之。先生請外有留之者。遷太常丞。次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冑殛。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於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泣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歎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於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詔。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

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任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饑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遜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師前進。人心恟恟。先生謂曰。我師旣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贊。敵之壻也。先生得阜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於是先生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

之間。圍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閩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藜梓材案藜當作蕞。卽華陽先生。謝山稿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虞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天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顧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於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歎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於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附兄壬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於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壬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於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於黃棘之柱策。以爲策杖黃塵荆棘之間。笑曰。楚王初盟秦於黃棘。再盟於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旣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忱於見聞之陋。其酬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疴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寤歎。揭堂闡斯則。絕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秘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於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於趨向。其於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

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獨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尙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予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閩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卽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曰爲學之道。當體之於身。本之於心。總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於背。少瘥。卽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頷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渾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貴近一限以法。後值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

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寧宗卽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諡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黃先生裳有二。一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字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做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於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於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尙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碩

程公碩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尙書。生平冲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嫉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諡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秘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璧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糴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糴緡。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

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彼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蹙額頷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無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師。遭楚俗尙鬼。有妖覘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粹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於朱張之門。黎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於南軒門人。考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於慶元間。而朱子卽卒於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於淳熙庚子。其不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於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銘

蘇在銘字和父。鄆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歛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願反以是忌之。先生卽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教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勅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餒狼。境內稱治。通判瀘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卽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內。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

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湮。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湮。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盡壞。陛下卽其所湮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祀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揀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掎戮。六者振厲士夫。以補權臣之斲喪。則原之湮者微。何物驕敵。能勝陛下澄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十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錙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旣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早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

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年。被貢。以母疾不就。嘗禱於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齒名於進士籍。則貶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強之。乃受官。歸而得疾。歎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盧氏家學

虞先生熈別見鶴山學案

黃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於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校。臥不設

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獵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旣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於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卽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奪於邪說。以抹蠱敝。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真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首及之。言事者稍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說有三。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尙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遷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哉。又言疫氣債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徵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絕友愛。不思

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卽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且復見於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仗台鼎。旣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餒接。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先生之得罪於權相者。非一。而獨免於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普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於其大節。亦尙未詳。爲可惜也。

伯高門人胡劉四傳

彭先生泂

彭泂。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卽忠肅長子欽墀。而先生又爲義山壻。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治

范大治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升齋先生汲別見草廬學案

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表

葉邦

子榮發

孫霖

曾孫審言

樓昉

李壁

李真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搗

子應麟 別為深寧學案

鄭清之

趙范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應懌

附弟儼

樓炳

葛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

喬夢符

王瀚

王洽

石範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子埜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旃

戚如琥

孫紹

曾孫 象祖 元孫 崇僧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淳

汪大度

孫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大章

汪大亨

汪大明

李大同	羊永德	趙彥杻	趙善談	康文豹	康文虎	胡子廉	郭澄	邢世材	詹儀之	陳黼	黃謙	父敦義	黃渙
	子哲												

時灝

子少章

時灑

郭頤

鞏豐

鞏嶸

鞏峴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瑄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愷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又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

並東萊門人
白水玉山三

鄭聞
別見北溪學案

山茵氏再傳	元城龜山謚	氏武夷紫微	橫浦二傳	涑水二程榮	陽了翁鶴山	和靖四傳

麗澤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遠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林汪再傳

主簿葉先生邦

葉邦字子應。金華人。大治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於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參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未舉先生之字。其字子應。見吳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稿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晒合傳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晒俱以文名雲濠案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於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尙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尙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三十四年且其父溫州已是幼從迂齋尙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尙書之父之譌脫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尙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諡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卽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

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諡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於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馭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凌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讟於妄人。可爲軒渠。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以忤韓侂胄坐。

効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諡忠簡。子埜。從真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郡人。徙起居舍人。出知嘉興府。又尹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於呂東萊。徙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婿汪玉山。應辰。故其間學有源委。蓋本真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埜。哀其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春秋臆說。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免水患。號喬公街。後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庵先生翰

王翰。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逮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魯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樓賢磨崖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卽先生。翰瀚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當塗縣。真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乎愛

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石先生範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於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鄭安晚袁緊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諡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旣而學於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於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於教子。越數百里。遣從東萊遊。且謀徙家於婺。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參浙江通志。

薦辟杜橋齋先生旗

杜旗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參妙譜。

知州戚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於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岷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旣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粹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邁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吳禮部敬卿特稱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於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淳

汪淳。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於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於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凌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跋汪元思固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裂裳裹足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叟。暇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爲汪灌慶行墓志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予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於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亨

汪先生大明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渙父敦義

黃先生謙合傳

黃渙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尉傳蠲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舖

陳舖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及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傲居永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宮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補

附錄

□□曰詹體仁愨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學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長者遊深思力

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於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悃穎。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康

胡子康者。淳安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合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侯濤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永德

羊永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尙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尙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湮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

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灃。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尙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鞏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鏜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合傳

鞏嶸。字仲問。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於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

生是楊止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卽栗齋之改名邪。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疑楊夫人爲瑩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於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於永康。先生徧遊其間。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垓。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旣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卽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方嶺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

長其子弟。先生於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憊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補

盧先生汝琰

盧先生汝琰合傳

盧汝琰，汝琯，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合傳

樓先生叔愷合傳

樓先生季愷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於東萊。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父口

主簿郭先生敏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父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父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於東萊。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倬合傳

徐侃。徐倬。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於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爲學。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獄祖泰傳語其友王深厚。深厚當作深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爾。

葉氏家學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闔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使者得其寃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於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柳待制貫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潘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塹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搆

王搆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於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傅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賕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於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温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變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先生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掖先生無答拜且

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卽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真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蔚。李正肅。徐文清。徐趙尙書汝談。尤尙書靖。游觀文似。洪忠文杏夔。王正肅。遂李文清宗勉。杜清獻。範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觀文詔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潰。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丐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尙書令。追封魏郡王。諡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理宗。駁駁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蒼芷先生係附弟

應縣字之道。昌國人。刻志於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

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於家。弟僚。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傲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於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塾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哲

羊哲。永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學問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子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別見北溪學案

王氏家學林汪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一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參黃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於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表

楊簡

子格

老楊子
象山門人

五世孫
青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繫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
漸

史彌堅

子
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史彌章

王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孫
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史彌林

父
涓

錢時

子 樞

從子 允文

洪揚祀

夏希賢

子 溥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趙汭

別見草廬學案

汪汝懋

沈源

唐轅

子 清之

子 潛之

吳暉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方道叡

洪震老

鄭玉

別為師山並大之同調學案

呂人龍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峯

以下慈湖融
堂續傳

宋夢鼎

魯淵

洪源

子璵

張復

朱魯同調

洪夢炎

族孫
蹟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史守之

史定之

陳損

子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

從子
耆

父汝梅
附兄弟孫弟頤孫

全晉孫

子彥

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族子
整

桂萬榮

子錫孫

四世孫
同德

桂彥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瓌

並石坡續傳

童居易

子鍾

孫金

附師李聳
王休

子鉉

曹漢炎

嚴畏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曹嚴講友

趙彥誠

曾熠

鄒近仁

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鞏

許孚

朱介

魏槩

沈民獻

四世孫 輝卿

五世孫 源
見上遜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子 燮
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燮

王琦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墳

吳炯

余元

鍾宏

曹正

邵甲

子大椿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

子璩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樵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憲

孫偕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私淑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 子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士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之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瞳瞳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

无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嵯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温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卽引入。剖決无時。縣官賢否。卽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於庭者。无問誰何。卽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諡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橐乙橐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

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无内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无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傳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无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

明大與至之无二旨。乾與坤之无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已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地。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噓爲口。以

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之心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无所不通謂之道。言乎无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无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噉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噉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噉非噉。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噉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

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无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无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記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无一。萬无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无幾也。月至者又无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泥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豈訓詁

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无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傲戒无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傲戒吾傲。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无二我也。无二易也。旣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无思无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无思无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蹟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蹟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有其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无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爲之。顛沛間爲之。无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嘗斷而復續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无強无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无斷无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无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已。雖欲无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无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无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於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无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

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无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无滓也。混混乎无涯无畔。无始无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

大无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无不通矣。有倫有敘。无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无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

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毋意之意也。雖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无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无窮。无始无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自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无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有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有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有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无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无乃不可斷斷。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无。而況於固乎。尚无所知。而況於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无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

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无尙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无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无體。清明无際。本與天地同範圍。无內外。發育无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无。而必以毋爲无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无。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事。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黎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尙多采錄。蓋其棄未全。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真有得於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

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賊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深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開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无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闈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耄。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義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无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關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无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无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无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於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并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瑀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與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於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并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於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於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葢山先生度，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象山再傳

承務楊磬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別見聚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於書无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於聖道獨有啓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卽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
竅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獨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獨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韓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固叔。忠定造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洲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漫塘於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同祿於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諡忠宣。吳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同上。

附錄

□□□曰。予嘉定初年。官浙東。巖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尙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旣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羣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於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置開鄂閩。辟諮幕府事。壽昌戌。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无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

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禱。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僂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矜然不污。有如此。參史傳。

附錄

□□□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峻自處之意。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貶其子。先生又辭不拜。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卽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

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游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獨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无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於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容。本无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憤憤。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於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克於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无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无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於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於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无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

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於意見必動於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俛俛然中无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旣已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略无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无所回撓安得受制於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卽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名四實一无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於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視无所蔽矣不特接於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聽无所蔽矣以至於言以至於動不特宣之於口發之於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无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无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无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贅某於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於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香軍構逆。命先生撫諭。既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闔帥趙葵詭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闔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閔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於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荆襄語稿各一卷。參萬曆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并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耶與。哀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於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故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綱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方叔名綱。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墳

陳墳。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諡。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於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錄爲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諡。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曰榮愿。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運。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於朱呂陸三家之學。并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尙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梓材謹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考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尙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无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是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无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

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於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附師李聳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聳學古文。又學小戴禮於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閩。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聚。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旣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卽

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廡。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懌

趙彥懌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尙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已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卽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憧憧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无膠擾。膠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卽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

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於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卽了然無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永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尚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屣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蹙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雖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良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

子沒。學者陷溺於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良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間。不思不勉。无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間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人。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振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鳴。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臆。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廁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節矩。峻嶒。耀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於

詩其喜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略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温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他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真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申苦。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鞏

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也。學於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渠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渠。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退居士文彪子。清退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於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退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澄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温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一紀。凡懼災罪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關投匭。應詔來諫。不知

幾疏求言於今日。人未必不指爲玩。獻言於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於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无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无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變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變。字敬叔。俱受學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

人矣。敬叔尤有得於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已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案。一作子斐。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於道。有覺若在孔門。曾皙父子之儔也。補

舒先生衍別見繫齋學案

吳先生塏

吳先生垆合傳

吳塏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垆俱學於慈湖。嘗曰。塏敏不踰月而至矣。垆踰年亦當知德。垆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於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於士夫不仁。

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於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无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歎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清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稿。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稟底。載先生號願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棠。字景召。明初尙存。考嚴陵志願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願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忘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於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別見巖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於吳。卽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於荆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鯉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誦。書其圃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待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於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鼻驚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絕口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以銘爲請參真西山集

粹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絜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絜齋弟子矣絜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絜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

子野老於草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於中。氣脈相續。无有間斷云。

傅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於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舜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次劍錄外集云。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舜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卽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樞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憲

趙與憲。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於日用應酬。都无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義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史所載趙與憲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无不中者。乃於鹽橋置平糶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憲袁詔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无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无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憲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詔。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憲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苕霅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籩，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

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紹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山西眞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遐家學

沈先生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攜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櫛

錢櫛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待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間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於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啓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考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於象山。慈湖之要。未嘗受學於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洒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

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口口。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真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於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鐘

童聲伯先生鉉合傳

童鐘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鉉。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一。參鮒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籬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籬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區所居曰一間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鮎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願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願齋。梓材案謝山原臺作願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於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詩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爲天保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於淳安自言得大之啓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補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暉

吳暉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土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於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於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於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於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於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於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璵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

聞道須行。無驚於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瑛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

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蹟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於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燭。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於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卽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破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間。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夫

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彙。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於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著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於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遜翁先生彥

全彥。號遜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於稚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於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竿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願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尙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沔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爲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

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於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稿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惠泉先生道猷

方道猷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峰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稿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遜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於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為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卽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寶翠學案

桂古香先生瓌

桂瓌字懷英慈溪人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藩閩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卽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遜齋門人

遜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婿。皆事汪遜齋。補

粹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婿唐轅受業於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於家。俾子若婿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遜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轅字叔直。輻字季齊。學於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擅匿官。礙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桎。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卷七十五

絮齋學案表

袁燮	子 肅	
東萊復齋象 山門人	子 甫	孫 僎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襄陵		曾孫 哀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再傳
元城龜山譙

陳宗禮

氏武夷紫微
橫浦三傳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涑水明道伊
川榮陽了翁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傳
廌山和靖四

史彌忠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史守之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愿

舒衍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渠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詔 曾孫 楫 別見深寧學案

私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派。梨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爲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

呂陸門人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榷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而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於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獎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於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諡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錄家庭所聞。爲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釐爲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逢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得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

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无暴怒。梁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无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梁齊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无有也。卽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歎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積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无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

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粹事手鈔三十巨帙。无一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絜齋之子也。從廣平於新安。其後知名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勤勸。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紉。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尙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少服父訓。謂學

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无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怫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救正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於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无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於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於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

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於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无方无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於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无往非禮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无牽制无拘滯无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无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

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渾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旣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无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於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於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无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无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无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於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於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此。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於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於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敍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敍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

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粹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繫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義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繫齋爲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繫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繫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於繫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聞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閒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蒞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

之要未嘗忘於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二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於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无異辭。參繫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槩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并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詔

袁詔字彥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判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詔列傳曰。袁越公詔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

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闔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无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无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絜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卽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窺，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

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參史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哀父溪

袁哀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溪。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楠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楠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蘄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士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窳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齋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哀有贈仇仁近詩。考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

工詩文。

彥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楠別見深寧學案

袁肅 別見聚齋學案

羅子有

鄧夢真

汪行簡

戴泳

舒琥

廣平兄

舒琪

廣平弟
並象山門人

諸葛生

沈煥

公樞子
復齋門人

子傳會

子魯會

大涵
復齋再傳

子省會

伊川三傳

子敏會

竺大年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舒鉞 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

肇淵本并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以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榘矐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

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敢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泔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鄰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壟斷之喻。播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旣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旣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

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致以勞動喪本心。蒙難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稿。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鈺。鉦。銑。鐙。鑠。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鈺爲沈端憲堦。銑爲楊文元堦。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稿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間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同上。○補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

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尙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廣平類稿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類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間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
○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於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都漕。

吾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意。故□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於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謝傅潛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啓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

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

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

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墦間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

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

負於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旣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

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稿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揀。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主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詞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於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聲譽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騖於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待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砥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

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敍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旣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

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於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頽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會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修。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附錄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於日進其德。駸駸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功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顛。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敝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於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詞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

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竦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鉞

舒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驚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鉞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錯合傳

舒先生鏤合傳

舒鉦舒銑舒錯舒鏤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雲絜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於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侂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侂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戡共起義兵於奉化之泉口女真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述起初受業於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侂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於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真嘗言於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誨伯森皆踵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合傳

戴先生泳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譜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候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考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卽其人。

定川家學集許三傳

沈先生傳曾

迪功沈先生魯曾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曾合傳

沈先生敏曾合傳

沈傳曾魯曾省曾敏曾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魯曾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曾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宗義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舒先生鉞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澥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澥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粹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峰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峰先生。修

宋元學案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

從子 道夫

從子 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

子 泳

傅 雲 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

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宋元學案 二十 槐堂諸儒學案表

熊鑑

黃裳

彭興宗

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

喻仲可

利元吉

陳諸葛干能

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

鍾穎

石余亨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石氏續傳

孫應時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搏

子衛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

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葳

包揚

子恢

包約

包遜

羅必元 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積

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

羅晉君 見上驪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

子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

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柑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口顯仲

魯子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羅必元

驪塘學侶

羅晉君 並見驪塘門人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於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繫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為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為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於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

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於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會潭之澚。學者稱曾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卽聞艮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於荊州。見朱子於南康。不安於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於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於學而祀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於朝。有詔建祠於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義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間。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於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泳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於李侍郎橋園。遂家臨川。橋園於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旨理凋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温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於官。先生篤於庸行。常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於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但推其說以告於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泳。字德栽。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於旁。

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永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邨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傳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巋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於金溪。以先生配。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敝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傅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傅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於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俱師象

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廳。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旣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於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知。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於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於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於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創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於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於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邱

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摺撫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於今。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於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

粹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搏

胡搏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於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衍。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於諸人爲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桴

朱桴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於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卽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歉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

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本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於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於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爲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卽以訟貲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敍之族人。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義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於非僻。敏求曰。非僻未

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疊疊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疊疊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腑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泥。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

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

畫所爲。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士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

須剛制。並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濠人。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僚壻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關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於本州。以象山論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牕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修

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卽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祔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剡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辭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於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真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於此矣捧斗概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於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於金陵雲濠按梨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跌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於寺哭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石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於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汝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於讎以叛過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間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

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於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承未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祇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稿。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葳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葳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於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於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敝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卽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婿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於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按。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

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李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福禍已定。不必徒加勞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於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宰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真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義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於朱陸。而趨向於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並其兄復齋集於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間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並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籍間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渙

孟渙字濟父。自澶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蠲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於臨汀楊方。又學文於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元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於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於象山。先生嘗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

公稍自強。計聞朝野共淒涼。纛移北府兵皆散。筵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助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廊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勳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旣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

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於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決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積

危積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積。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日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於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粹材謹案。禹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爲率真會。所著有巽齋集。蟾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粹材謹案。先生瓶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曰浸月。見

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尤深於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於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

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少年無意應舉。橘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邪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於象山。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邊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萬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陞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於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西江人物志作伯談。字元默。臨川人。大中大夫詠之曾孫。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

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陞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履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於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於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諒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於京師具劄籲冤攻媿爲請於上得邀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稿補

黃先生枬父文晟

黃先生椿合傳

黃先生棐合傳

黃枬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棐字彥文並學於象山先是隱壺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補

粹材謹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者

所嚴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奏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倜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於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滯。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間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曰。人嘗請教於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慎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的一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邱先生元壽

邱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

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慾之人。雖太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卻是好人。剗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蹙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惑。退嚴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剗落。剗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剗落。又清明。須是剗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

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於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并藁齋集。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闔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考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

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并藂齋集序。稱淳叟天質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放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執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驪塘學侶

主簿危蟾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驪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關祠宇。廣養十員。真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於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蟾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曾潭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於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傳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於世。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蘊。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間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確然固執。其祭詹文

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未說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卽詹也。補

粹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甚。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中郎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文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又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石應之弟子。從事於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田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樽子。補。

梓材謹案。衍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卽受學於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

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冒哀求榮。大節掃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調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祲。因先生全活又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袞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丐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

參史傳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吳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邊事當鑒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

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虧。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羣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甲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館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概。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庚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始。上爲之斂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卽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不變。數膺劇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諡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旣登仕籍。轉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於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敵帚稿略等書。參史傳。

敬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真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蟾塘危公。壯爲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馮曾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穰。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穰。塘積蟾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於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考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卽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卽後村集之馮曾爾。

馮先生曾

馮曾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魯子

邵魯子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考。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驪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驪塘門人

會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石氏續傳

州屬石遜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石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

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予，身益窮，然不死於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於九原，幸矣。又號遜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予形乎。寧亟歸以全吾真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遜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	呂凝之
譙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	廖應淮 <small>見下杜氏門人</small>
	傅立 程直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

子仕可

並邵學之餘

子仕立

杜可大

廖應淮——彭復初——傅立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吳浚

荆□

李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並邵學別派

張祝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
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於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於希夷。
其後卒流而為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

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為張祝諸儒學案。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間。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進其

書中閒著述十年。則其丐祠當在紹興間。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楊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編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共七種。凡七十九卷。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於蜀中佑籍吏人家。因演解之。以爲象數之用。皆起於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獎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无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於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於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幹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於坤之无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考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盡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三。陳九卦者。

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旣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於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於易。與汪玉山之言異當。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譙天授之門。蓋因譙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馮先生牽連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尙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尙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於背。

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著書盡焚之，遂無傳。

雲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誌其墓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

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凝之

呂凝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開州入覲，奏陳經世之學，阜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凝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留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參袁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涇甫。德興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於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尙存。然考黃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鈴。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且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間。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皇極經世書鈴自序

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鉤元。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靜。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隱。儻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於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粵疏造物之圖。達於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尙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史所謂泄天之蘊。豈无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絕學之無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間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无見而然也。河以通

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卽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卽春首純艮之義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於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間。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尙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夫婦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尙矣。未有悉以卦爻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序。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於其父之書。

邵學別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无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經極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應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宋文憲文集。

隱君荆先生口

荆口

粹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見黃氏補本李鶴鳴傳。

祝氏門人

廖溟溟先生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溟溟先生應淮附吳淩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溟溟生，抱負奇偉，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綬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營將，脫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卽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鑲，按劍自鍛之。

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爲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吳浚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陳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嘻。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罵曰。若黃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傅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諸書。先生數學雖近於方伎。然亦畸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張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爾。以存其別派。

雲濠謹案。德興縣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溟莘兼得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於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廖溟澤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即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

傅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溟澤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諡文懿。學者稱爲

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續元元集之作。

雲濂謹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里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傳立持泌書來上。蓋先生爲祝氏後人之甥而續其傳。又可見德興縣志所云詔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杜氏三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尤深於易。入元絕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敦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參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董時父之說。言先生號前村。嘗闢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安傅先生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得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道。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於初庵蓋在師友之間。

邱劉諸儒學案表

邱密

史賓之

南軒東萊同調

劉光祖

游似

子汶

晦翁同調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附師王默

史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李鴻漸

柴中行

饒魯

別為雙峯學案

並晦翁私淑

湯千

湯巾

湯中

並為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

洪咨夔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父世明 攻媿講友	
柴中守	羅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柴元裕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並南溪學侶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	子似 見上後溪門人
趙鞏	
並慶元之學	

邱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猷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無幾。多參史傳以足之也。

張呂同調

密忠定邱宗卿先生密

邱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无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遠客異議抃嘗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吳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先生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後侂胄移書欲除先生內職宣諭兩淮先生答以不宜輕舉侂胄不悅陞寶文閣學士刑部尙書江淮宣撫使金人犯淮南或勸先生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先生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時移金書先生謂彼指侂胄爲元謀宜暫免銜侂胄大怒罷知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揀爲御前武定軍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卒諡忠定先生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建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黃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錄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知。授之塵尾。張呂同歸。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隨忠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以來。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尙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夔州。時孝忠不豫。上不過宮。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

又詒書忠定。勉以定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予祠。先生言。漢武帝於汲黯。唐太宗於魏徵。仁宗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旣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從之。陞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諡文節。忠定嘗稱先生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參史傳。

雲濠謹案。真西山誌先生墓云。其先旬容人。居簡州。又云。公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元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

論道學疏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切磋。

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无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概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无所異同。給舍无所封駁。侍從无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旣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福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鎰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鏗

樓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生舊字啓伯。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鏗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先生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壅底。先生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舊職。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嫌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先生文辭精博。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於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奧。永嘉王和叔枬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雲濠案行狀。先生官永嘉時。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每言儒不知兵。元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自號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蓋流傳既久。

多所佚脫。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削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踉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旣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郃。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戚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旣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鳴鶡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諂。公言雖不諂。公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爲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

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滕。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滕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跋金滕圖。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尤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儻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跋周氏棣華編。

附錄

中教官選調温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於饑渴。於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藩籬。卽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於无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漢之黨錮始於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於二三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丕闡大原名儒間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於異端爲學者不至於无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大夫諱言於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上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於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閒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遊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无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德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

公夙昔誦願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闕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

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歧是適。公所不爲也。

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无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於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有挾勢者。先生言於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覈軍實。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之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遊者。東澗湯伯紀。雙峯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理宗卽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諡曰獻肅。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諡，謝山序錄作獻肅，及言三湯源流，又稱柴憲敏。云：三湯之學，並出於憲敏，固朱學也。

攻媿講友

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於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帥，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傅李心、傅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召爲禮部尚書。又除參知政事，進右丞相，皆辭不就。卒，追封南海郡公。諡清獻。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與攻媿友善，號菊坡。見王氏困學紀聞。真文忠公自箴量未若南海之寬。原注又案：魏鶴山簡州三賢祠記云：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劉文節公一見異之，語人曰：是宜配忠定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杏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并祠焉。據此，則先生之諡，宜與趙公同矣。

南溪學案

柴蒙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號蒙堂南溪之弟進賢羅晉君早從之學參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劉寶山厚南行狀以蒙堂爲中行之號蓋誤

柴強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通五經尤長於易以窮理盡性爲本四方從學者衆湯伯紀漢饒伯輿魯李純甫伯玉皆其門人所著春秋尙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宋名臣傳題所居齋曰強恕門人稱曰強恕先生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元祐殆以字近而譌又案袁蒙齋集稱強恕南溪蒙堂曰三柴南溪名中行蒙堂名中守則強恕必南溪傳所謂中立者矣元裕蓋其改名爾

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

亡識嘗表裏王淮。初爲道學之日。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旣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邪。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先生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卽召見。試吏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諡正惠。先生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鏜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遺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諡曰忠。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

趙鞏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清問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衆。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賓之

史賓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邱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羣太守，贈通奉大夫，參清容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尙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曷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汝。

雲濠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看詳薛氏孔子集評進狀。

粹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考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虛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於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尙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聞諸友讀易，徧考舊說，切磋商之。又云：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於鶴山特其學侶，故於序尾亦未自稱門人也。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攻媿門人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効忠蜀人高之還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筍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

悲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台諫交論。鑄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翌日與王實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无生事邊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卒。特贈兩官諡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摩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於世。參史傳。

粹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羅先生晉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強恕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尙書李斛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尙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

忌之尋病卒。所著有斛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為福建總管者。不就。書其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无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卷八十

鶴山學案表

魏了翁

從弟 文翁

潛庵去齋講友

子 克愚

范氏所傳
海翁南軒私

郭黃中

淑

吳泳

游似 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车子才

子

熾

孫

應龍

趙范

趙葵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唐震

胡應之

毛振

王濤

屠高

王萬

程掌

史守道

蔣公順

稅與權

滕處厚

蔣重珍

虞旒

唐季乙

蔣山

許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史繩祖

葉元老

許玠

嚴植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王煊

李芾

存齋同調

趙卯發

高載

唐震 見上存齋門人

范氏門人
南軒再傳

五峯紫巖三
傳

高稼
——子
斯得

高崇

宋氏李氏門
人

南軒清江迂
齋再傳

五峯紫巖東
萊三傳

高定子

並鶴山學侶

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輔廣
別為潛庵學案

李燔

張洽
並為滄州諸儒學案

李坤臣
魏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高斯得

見上縮齋家學

郭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牛

李從周

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

附兄天啓
中父學侶

鶴山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黎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梓材案鶴山學案謝山修補甚備其彙具存

范氏所傳朱張再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名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

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三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諡文靖。雲濠。秦。四庫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於是嘉興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考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子。該薛名。紱。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

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以上黎洲原本。

梓材謹案。師友雅言。黎洲原錄六條。今移爲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剝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爲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爲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於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虛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謾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說。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於宣王之料民。再變於齊桓之內政。大壞於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宣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從殘篇中搜討於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會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羣臣爭之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簣桴土鼓皆有存者喪戴片白不茹葷腥二年敖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敖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敖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己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說修德只在於釋因負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悅漢紀田租行百一之稅雖武帝窮兵四夷權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

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尙書同。鄭駁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爲木火金水土於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卽心也。論填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說。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決非黃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所有廉。其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於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錄者四條。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閒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目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梨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原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智。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與真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夔潛趙師恕。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錄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元妙而至親切。由虛

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尙俟面請。所教聖人言語。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飲食間作去。答李侍耶專。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蹠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答張大監忠恕。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衢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於未濫。禁於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箴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送左舉。

古來禱禳之典於郊於宮於方於社若久雨則有禳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乞行祭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大烝瞽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緜祀於晉相祀於衛周公祀於鄭董安於祀於趙大非先王之舊展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卽墓之近立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於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卽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尙人心之不可已也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於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自義理不競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忱於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申江縣感應神廟墓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

教者何如哉。利祿之誘，梏於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於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干澤，不得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石泉車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說，乘間抵巇，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未已。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元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誄、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忽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說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澹泊之旨，則此文習訛踵，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向風，以訖於今。雖然，有一於此，異端之教，揆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天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閒。誠能守澹泊，去健羨，淪神滌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尙庶幾歸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於討賊，李特稽於赴援，一有瑕類，在所不錄。節之難於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褫祿山之氣。然旣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珙琦未出閣，惟璘赴鎮，而後

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鎮之說。豐盛二王年少。未嘗出鎮也。而永王一出。卽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說惜乎深寧未之見。愚謂藩王屏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於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歷卜筮之職。領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鄙乎禁之。而涖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於鄴族乎醮之。而涖之以師長。交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諂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於是禳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況泯泯焚焚之民乎。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尤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

捍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既久。故言之有味。叔州獨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邱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域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卻胡。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邱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海州太守題壁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憂世之士所以慨然也。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於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_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省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日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枨。曷嘗以其欲

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於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於胄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諡。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典代增，則以累諡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於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壞田制，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詖淫邪遁之言，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蟲豸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二焉。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於是時又不爲

之建學立師。則生民之類。幾何不胥爲夷。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煩。其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同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竟弗之聞也。是孰爲有益乎。瀘州學記。

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夫使行善於家。聲孚氣感。父子兄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何慶如之。是慶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耳。積善堂記。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知辭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黔陽縣學記。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傅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

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尙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悛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反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其人。則與隣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於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於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予於今之郡國祠先賢於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猶賴專門名家之儒。聚而教之。故生則職教於里閭。沒則釋奠於學校。習是經。則祀是師。居是邦。則祀是賢。記禮之儒。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雖然。比年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剽竊語言。襲近似以流眩俗。以規取利祿。此又予所甚懼者焉。六先生祠堂記。

子思於中庸撮易之要而言之。乾坤性之體。離坎性之用。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於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率性堂記。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六經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大道。冥漠以爲鬼神。虛無以爲變化。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旣降。名稱亦訛。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去籍於周末。大壞於秦。缺望於漢。盡覆於典午之亂。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於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輯爲文辭。隨世以就功名者。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憍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強。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頹。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夢筆山房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而有發焉。比于祠記。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考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善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沈於功利者。尙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麗。佛老之弊。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知天知。皆所謂心遠也。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日多而說日明。雋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予不以喜而以憂。朱文公五書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怠於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跋史觀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跋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汗也。跋李清臣疏。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跋蘇文忠啓。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渝。違心所安。是戲渝也。跋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愈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真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德先傳後一條。移附吳鶴林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夏秋冬。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爛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

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於翼。古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霆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開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旣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於人，是不愧於天也。不畏於人，是不畏於天也。臣願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共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嚴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勿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平虛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於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旣立，何事不可爲，以徵諸庶民，以考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尙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

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踰閭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於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駢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漫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惜。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孽韓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晚學。小慧纖能。僅於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

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亡。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娛。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洎朝設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息。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事貼黃。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剋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沈吟。

應懋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

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俛俛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於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產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黃中無子。以其子孝疇後之。孝疇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於魏。而高魏稱同產。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犬噬作賦。冒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於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構訟者。呼其父至。則直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儻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奚翅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於彝也。若猶不悛。以干於僂。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於責。敢緩閉閣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而退。敦睦如初。丁艱去。調補廬州錄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於是朝夕講學。知靈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毀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怠。補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聞道亦最早。東叔學於范氏。西叔學於李宋之間。因以私淑於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縮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羣書嘉定進士真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於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囊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北兵至城陷死之詔進七官諡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先生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產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時真西山爲人言二高不首列是官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故嘗從朱子至喪其師傅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搖國是於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說被抑置下等釋褐眉山尉李雁湖方家居宋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薦於朝知什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尋爲守兼管內安撫使黎爲夷壤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邊警以息先生嘗言潘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臺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誣天也時已病亟歸尋卒先生兄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教人主於自得嘗因校士謂學者竄拾關洛方言以入舉文絕無領會此膏肓之病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謬吳侍郎畏齊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配以朱張昌明正學以厲人心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也修復之以講學願惜其與長兄東叔俱不永年以歿云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補

忠襄高著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鄞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毀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偽爲質劑。其人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尙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謫官。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卒贈少保。諡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教化爲先務。嘗作同人書院於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著齋文集。北門類彙。微垣類彙。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著齋高忠襄公。當是高稼。經義考引盧氏熊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著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謚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輔傅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普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於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蚤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於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於三禮最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觸慮增知。觀身於艮。觀心於復。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魏文翁高斯得郭寅中補。

教授譙說齋先生仲午

譙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文靖魏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七歲。卽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闈。而給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於朝。請加旌異。以激頽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遺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諸論。說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強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別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山門人稅與權作雅言頗引先生之說皆考證經史語其謂古無四聲只其有九韻力糾吳才老之非云宋藝文志有其書補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卯角時嘗欲從之遊既而偕試於春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卽河洛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靜意等語凡數十語未及孟氏六等之序卒年八十有二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卮言贅言信心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鶴山誌先生墓如此又誌李中父墓言先生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

魏德先語

才智有餘者其陷溺深補

鶴山家學朱張三傳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鶴山先生從弟也。少學舉子業。既而歎曰。是足爲學乎。同郡李坤臣中父者。宿儒也。先生從之遊。中父喪。明興居。飲食扶持。必親如古師弟子之禮。力從事於正學。成嘉定進士。歷仕至蜀制置司。幹知上津縣。鶴山以父喪家居。讀三禮。招中父與之偕。先生辭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舞於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孰甚焉。請於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橫江砦之諸峒。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於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狄厚叔者。累有賣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控以諸夷。詔可。於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雅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都令郭黃中。控於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闢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利州安撫孫正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尙書，出知寧國、温州、泉州，而罷。輪對，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心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吳季永昌裔傳云：與兄泳師事黃勉齋。知先生本勉齋門人，儒林宗派則列先生於鶴山之門。

附錄

鶴山答吳寺丞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先師之廟，原不出闕里，封諡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工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於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尙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諡清忠。

宗義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吳泳车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於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適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眞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卽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戚致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旣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李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

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間。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黷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闕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置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尤切中時務。宰相已深惡之。其秋輪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於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沾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叩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尙曰沾激乎。內外大小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尙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避就回曲。此模稜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卽天

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沾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相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翔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領之。而宰相益怒。於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真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里。逍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歿。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清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於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於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頗欠時中。強矯磨礱。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運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

標榜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涓榜。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於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於復。下經乾終於垢。上經坤盡於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於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於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源。特於易學啓蒙而抉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間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

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物於天地間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善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於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義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於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雲濠按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先生又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錄

史子輦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兌耳然則巽甫得於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於六也巽甫以爲何如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清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林玉露云云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所以發明盡心踐形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體。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於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卽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累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予之不迂耳。有謂予迂者。予披襟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簣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真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橐。務積精神。以寤上意。後以刑部侍郎致仕。諡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予之語。修

虞先生熾

虞絳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壻於鶴山。傳其家學。又得婦翁之傳。補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產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緜州教授。不久卒。補

蔣先生山

莊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說。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圓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數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誠可疑。先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卽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於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和考三才。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觀鶴山所以告先生者。則其致功於易可知矣。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別見介軒學案

祕監史先生繩祖

史繩祖字長慶官祕監著有孝經解一卷鶴山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稹以遺予予既授梓與學士共之史長慶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子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補

葉先生元老

葉元老吳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竄出儕類嘗受學於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旦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子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竄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於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陸伯微弟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卽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考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內弟張荃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爲吳人同爲陸學未知卽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翰臺山筆家。至者未衰。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儻以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被人推許。便少講摩。須從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燭

王燭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陰邪之氣。箴保護徼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清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於一門。可謂沆瀣相承。千載猶勁者矣。參史傳

縮齋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留夢炎庇護。賈

似道遽罷去而宋亦亡。著有易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信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誦詩訓云斯得受業於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謝山學案劄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爲徽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見上鶴山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見上縮齋家學

縣令郭先生黃中見上鶴山門人

存齋家學朱張四傳

提刑牟陵陽先生獻

牟獻甫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尤雄於文蜀中自蘇氏父子後推巽巖李氏父子繼之者牟氏也學者稱爲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留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爲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爲響王簿時執弟子禮於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於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諡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李芾字章叔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卽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爲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肯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補南安司戶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諡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卽遣他適未及於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洲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爲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諡文節

參史傳

忠介唐先生震見上存齋門人

唐氏門人朱張五傳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合傳

王先生濤合傳

屠先生高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嵯縣人也受業於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爲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爲王衛公燿兄弟亦與爲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爲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翔父補

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學案表

真德秀

子志道

詹氏門人
屏山晦翁再傳

王埜

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馬光祖

金文剛

孔元龍

呂良才

呂敬伯

江埏

劉炎

陳均

周天駿

徐元杰

劉克莊別見艾軒學案

王邁

程掌別見鶴山學案

熊慶胄

徐幾 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湯千

湯巾

湯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漢弼 弟漢傳別見九峯學案

忠愍同調 陳策

王天與 子振

西山續傳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真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錄定本益以真氏所以別於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劉朱再傳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尙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彙。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

述尙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

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力之地。不致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

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跡。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燔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至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泊。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

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既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臆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舜堯之道。卽樂於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義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併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

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邪。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論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論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於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於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

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鑒，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釋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剏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謨臯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

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儉邪，罔上之情，審治禮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箴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箴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論教之法宜預，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謹謙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名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錄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饅頭。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補

粹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蓋卽黃文潔所云。州兵皆闕。知貢舉以喧罵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記聞曰。真文忠公曰。恃焉而弗修。賊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疴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粹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錄移入。深寧蓋私淑西山者也。故錄其精語如是。

黃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真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閔延及州兵皆闕。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除參政。未及拜。以疾終。補

謝山題真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

未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愧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况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偉其墜軍知舉之短。而於阿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邪。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其命訊曰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題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則又自外於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治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朱三傳

監稅真先生志道

真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於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實之而因爲之說以贈之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見劉後村所狀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堃

王堃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真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呂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真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蓋卽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真西山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陞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戶時真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真氏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樁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莅官尤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寶祐閒真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尙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橐奏議叢壁等書

雲濠謹案闕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良才

呂良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尉改京秩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於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安佩服仁誠敬三字終身不忘

粹材謹案先生名中初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爲改字也

知軍江先生塏

江塏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永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邇言曰。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邪。

粹材謹案。學案劉氏名炎者二。其一字潛夫。邵武人。晦翁門人。見滄洲諸儒學案。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陳均字子公。一字公齊。平陽人。雲濠案一作永嘉人。資政殿學士昉兄子。受學於西山。官江東提刑。改廣東。獠寇犯邊。漕臣方攝帥邀功。囚平民數十。先生曰。治兵帥職。治刑吾職。審覈而縱之。被中傷去。起爲江西提刑。兼知贛州。以慈祥介潔著。咸淳初。除檢正。賈似道在西湖。欲以堂印自隨。先生爭之曰。堂印無出城之理。復坐免。尋以樞密都承旨祕閣修撰致仕。修。

周敬齋先生天駿

周天駿字子美。永豐人也。從西山遊。稱其質性渾厚。若在璞之玉。其學以持敬爲主。西山字之曰敬齋。

忠愍徐先生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尉講書鉛山。爲朱子門人。先生往師之。後師事西山。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官。

至工部侍郎。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先生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者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爲嵩之毒之。太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諡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爲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儉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爲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麩蘖致疾。妖冶伐性。道路憂疑。綱淪法斃。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册免三公。乃遙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於是言官李大同。蔣峴。希意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驛奏七事。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補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屋。所著有三禮通議。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於易自朱真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間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補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彙又爲先生一傳云建安人節齋蔡氏弟子也崇政殿說書通判建寧府著有易輯是先生兼受真蔡之學者又案謝山作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引或說云深寧之學得之王氏瑩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考清容居士集陳教授墓志云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辭科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尙書王公應麟是或說所本然祕書少監徐鳳以嘉定十七年卒深寧以前一年生無師傳之理豈謂先生邪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忠愍同調

忠公劉先生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成嘉定九年進士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且言世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南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已感疾遂卒諡曰忠先生之歿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上書訟冤程公許著先生墓誌與徐元杰並稱其旨微矣史稱先生學明義利律身嚴正故不容於小人傾軋之世至以微疾暴亡是則可哀

也已。弟子知名者曰陳策。參史傳。

王徐門人劉朱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別見九峯學案

劉氏門人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爲歸。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閒亦采摭其說。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於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從黃氏補本錄入。尙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峯。五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梅浦傳及尙書纂傳序。並從黃氏補本增之。